

## 第一章 孿生姊妹命不同

江家上門討人的時候，江浸月正在後院給舅母洗衣服。

已是寒冷的天氣，手指叫冰水咬著，疼絲絲的，像刀子刮著骨頭縫，見夏婆子走遠後，她忙不迭縮手團在嘴邊呵氣。

水珠濺到臉上，洗去煤灰，白玉臉蛋一寸一寸湛出光，顧盼間，滿園枯枝敗葉都跟著鮮亮起來，她卻折了眉心，蹭了把地上的土往臉上一抹，又變回花貓。

洗乾淨了定是個美人，可惜她不敢。

日頭吭哧吭哧往西趕，灑下一片金芒，隔著三道坊巷，筒瓦仍晶亮得不像話，江浸月得空就會望一眼。

那裡是她的家，原本是。

江家是皇商，她是江家的嫡出二姑娘，在家時別說洗衣服，就連衣裳都沒自己動手穿過，可好日子就是在那天到頭的。

八年前，她和阿娘還有姊姊被趕出家門，投奔舅舅沈家。

那是個大雪天，比今天還冷，她們跪在正堂門外階下，凍成三根硬邦邦的木頭樁子，阿娘把唯一的斗篷裹在她和姊姊身上，自己就這麼硬挺著。

四面是無盡的白，漆紅大門彷彿凶獸張開的血盆大口，朝她們咭咭奸笑。

門前，舅母攏了攏灰鼠褂子往椅上一歪，拿銅針撥手爐裡的積炭，腳邊有丫鬟幫她捶腿，嘴上笑盈盈地道：「夫君顧念往日兄妹情誼……」卻遲遲不叫她們起身。

她就跪在阿娘身後，眼睜睜看著雪花在阿娘頭髮上一點一點結出冰碴。

從那以後，阿娘就落下寒疾，拖到現在已下不了床，那名動京師的調香手藝也跟嬌花遇豪雪般，廢了。

當初爹爹還是靠阿娘的手藝起家，掙來如今這錦繡前程，可現在……

「要是有了錢就好了。」袖口补丁的線頭鬆動，江浸月輕歎一聲，把冒頭的棉絮塞回去。

突然間，水盆被人踹翻，冰水嘩啦澆了她一身，凍得她直顫牙。

來人是舅母身邊的小子，問也不問，拎起她就走，跟拎隻小雞崽沒兩樣。

江浸月掙扎不開，慌忙開口道：「去、去哪？」

是不是衣服洗太慢，舅母生氣了？

那人掀了眼皮覷她一眼，懶得搭理她，跟一個煤窖裡撈出來的獼猴兒有什麼好說的？

遠遠瞧見正院的屋頂，江浸月眼中的清亮漸次凋零，等被丟進暖閣時就只剩一副呆怔軀殼。

屋裡窗明几淨，薰籠焚香，氣味溫而不濃，應是降香。東側落張架子床，床上整齊疊著件雲錦罩紗裙，窗下是一方花梨木妝臺，上頭置有菱花銅鏡，各式簪花散放在旁。

這裡不是舅母的屋子，是表姊的閨房。

兩個穿一色白底青花襖裙的丫鬟齊齊迎上來，「姑娘大喜，老爺今日特來接您回江家，命我們來伺候您梳洗。」

「我……爹？」江浸月睫毛一顫，眼波微微慌亂，「是不是弄錯了？」爹娘早和離了，雖然她還抱著爹爹可能會來接她和阿娘回去，可她知道這不過是個不切實際的夢。

爹爹怎麼可能來接她？今兒的日頭可是從東邊升起來的，她又不傻。

那兩個丫鬟被這清亮的眼波掃到，由不得鼻子發酸，別人家爹爹來接女兒都是興高采烈的，也就這家人會這般無所適從。

江浸月歪著小腦袋眨眼，還沒回過神，見她們進前侍奉，也就乖乖坐下由她們擺弄。

這是長年累月訓練出來的溫順，做丫鬟的一看便知，心底生起一種同病相憐的酸澀，伺候起來也就更盡心。

沐浴、更衣、描妝，美人清麗姿容像珍珠一樣，一點一點被拂去塵埃，流轉出熠熠光華，丫鬟們心撲通撲通地跳，像窮書生頭回撞見絕色佳人般慌亂。

鏡子推來，江浸月草草掠過一眼，旋即像受驚似的躲開。

這樣的形容身段，她曾在另一個人身上見過。

那日她出門倒泔水，一駕香車忽然從路中間駛過，幾個鮮衣紈褲打馬緊追其後，賞了她一身新鮮的泥點子。

車簾匆匆掠起又匆匆落下，露出車內美人慵懶嫵媚的側臉，如海棠春睡未足。

連未開蒙的三歲稚兒都曉得，那是京城第一美人江溶月，卻沒人知道，江溶月還有她這麼個髒兮兮的孿生妹妹。

江浸月垂眸，目光散漫如月華點波，鴉羽色睫毛在眼底落下一弧疊影。

姊姊是六年前跟爹爹回江家去的，她記得那天海棠花開得甚好，她和姊姊幹完活正躲在叢中鬥草，爹爹踩著花香來看她們。

她以為爹娘要和好，顛顛地跑去廚房忙活，累得直不起腰，可當她捧著金乳酥蹦去花廳時，卻見姊姊搖著爹爹的手撒嬌道——

「這些菜都是女兒親手做的，爹爹可還喜歡？不喜歡的話，女兒再重新做些來與爹爹嘗嘗。」

爹爹很喜歡，所以拿一顆糖換走了她的姊姊。明明鬥草還沒分出勝負……

那陣子阿娘天天抱著她哭，夜裡都不敢合眼，怕一睜眼她也會不見。

再然後阿娘就給她改了名，從「願逐月華流照君」的「流月」，改作「別時茫茫江浸月」的「浸月」。

她也應景地開始往臉上抹煤灰，免叫阿娘見了她就想起姊姊，白白掉金豆子。

最後一綰髮束挽好，梳頭的丫鬟咧嘴憨笑，「姑娘真好看！」

這是掏心窩子的大實話，她受多了大姑娘的氣，見二姑娘乖巧，心不自覺就偏過去，即使兩人長得一樣，她也覺得二姑娘比大姑娘好看，不知道老爺當初怎麼就捨了她，接走她姊姊的？

江浸月敷衍地笑了笑，低頭繞著手指，爹爹真來接她了？為何她心裡毛毛的？

那兩人並未發覺她有異，收拾完就躬身退出門。

「真真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我差點以為是大姑娘回來了。」

「這才倒楣呢！多好的姑娘，老爺竟捨得讓她替大姑娘去嫁那陸家三公子，真是……唉。」可轉念一想，她又把自己的話給否了，六年都不來看一眼的女兒，那應該是很捨得了。

「嘎，還嫁啊？那陸家都敗成什麼德行了，老的不中用，小的又不頂事，聽說前幾日那追債的都鬧上門了，別家躲都躲不及，老爺怎麼還趕著往上貼？」

「比不得人家爵位還在呀，老爺看中的不就是這個？」

「可是……他家三公子不是都摔崖，沒了嗎？」

「噤聲！這事妳也敢胡說八道，仔細叫老爺聽去，骨頭都給妳拆了！」

稍年長點的丫鬟趕緊打住，憂心忡忡地回頭望屋子一眼。

被斥的那個吐吐舌，不敢多言。

隔著軒窗，江浸月雙腳一軟，整個人垮在椅上，黃昏霞光穿堂入戶，在她雪膚上沁出一片冷月似的霜白。

這對話沒頭沒尾，可內容卻大大超出她的認知，她的小腦袋瓜都快燒爆了。

陸三公子是誰？她為什麼要嫁他？

這幾年她靠阿娘教給她的調香手藝賺了點小錢，只要再熬兩年，她就能攢夠錢在外賃間屋子，帶阿娘離開了。

她不想嫁人，更不想替別人嫁，她只想守著阿娘過日子，這樣也不行嗎？

新衣料子極好，折換成現銀夠她和阿娘吃上一整年，可她只覺渾身刺癢，不是她的東西她不要！這般想著，便低頭扯起衣帶。

這時珠簾呼啦掀起，叮叮噹噹砸在門框上。

夏婆子攏著腰四下掃視，目光掃到江浸月身上時，頓了頓，旋即豎眉上前擰她耳朵，「好妳個死丫頭，衣服不洗，跑來姑娘房裡偷東西？說！這些都是哪來的？」

她還不知江家來拿人的事，見江浸月這副打扮，理所當然把她打成賊，又或者說在她眼裡，她們這對母女本就應該是賊。

夏婆子手勁極大，跟烙鐵似的焊在江浸月耳朵上，青紅沿著白嫩耳廓迅速蔓延，像一朵開敗的花。

「我沒偷！放開我！」江浸月嘶嘶抽冷氣，試圖撥開她的手，卻如蚍蜉撼樹。

其實夏婆子會下這麼重的手，為的是私怨——有次江浸月忘了塗煤灰，在井邊彎腰打水，玲瓏身段在寬袍下若隱若現，讓夏婆子她兒子看迷了眼，回去就鬧起相思。

夏婆子想拿一籃臭雞蛋聘她做兒媳婦，還是她娘鬧到她舅舅面前，這事才不得不作罷，可梁子也是實打實結下了。

後來江浸月身後就多了雙眼睛，如影子似的跟著她，時刻等著揪她小辮子，今日總算叫她等來了。

殘陽餘暉被窗櫺切割成塊，血似的紅，比八年前那道門還要紅。

她最討厭紅色了。江浸月吸吸鼻子，心一橫，扭頭咬住夏婆子的小臂。

夏婆子驚叫著甩脫她，然而衝勁太足，她後腦杓磕在門框上，腫得好大一塊，而江浸月被狠狠推向妝臺，銅鏡、簪花稀哩嘩啦翻落在地。

淚珠啪唧掉落在鏡面上，順著裂痕蜿蜒淌過她鏡中倒影——瞪圓眼睛，像隻受傷的幼獸努力擺出凶惡模樣，可水汪汪的杏眼實在沒什麼威懾力。

夏婆子的怒火徹底被點燃，她捋起袖子作勢要給她點顏色瞧瞧，然而銀光打眼前一晃，生生將她的氣焰摠回肚裡。

是剪子，江浸月竟敢衝她舞剪子？

她也斜尖頭，枯槁般的脖頸間微微一偏，這丫頭平時慫得跟兔子似的，誰都能去揪她一撮毛，怎麼今日忽然有膽量反抗了？

放在從前，江浸月自然沒這個膽，可今日不同，那個六年不曾謀面的爹爹來了，不是來救她和阿娘，而是要把她從阿娘身邊僅存的一絲溫情中剝離，推向一個更大的火坑。

她真的、真的已經被欺負得夠夠的了！

夏婆子見她手還在哆嗦便知她不敢，唇角牽出一絲嘲諷，「哟，還敢威脅人？來來來，有膽量朝這招呼，來啊！」邊嚷嚷邊亮脖子，把在坊間練就的罵街本事悉數搬出來，什麼詞尖酸就挑什麼詞罵。

「就是個有娘生，沒爹養的玩意兒！」

聞言，江浸月心頭一扯，彷彿早已結痂的陳年舊傷被猛然揭開，嘶啦一下，鮮血淋淋。

不等她反駁，一聲咳嗽先蕩響在室內，來人逆光立在門口，辨不清面容，氣場卻十足。

得，一語成讖，那個沒養過她的爹來了！

門口不知何時已站滿了一溜人，打首的是江浸月的爹爹和舅母。

江平不說話也不進屋，就這麼負手站著，硬是站出了一股氣勢。

夏婆子臉上像開了染坊，一個字抖出七個調，「江、江江……」

還說什麼說，她恨不得找根針把自己的嘴給縫上，最好能把方才那句話先嚥回去再縫。

沈夫人很樂意幫忙遞針線，甚至還頗有幾分想親自上手的意思。

夏婆子是她身邊的人，而江平又是她親自領來的，想她進屋前還把這外甥女誇成一朵花，才發揮到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拉扯她長大就撞見這麼齷齪爭執，瞧著倒像是她有意擺這麼個局，特地引人來受辱一般。

這臉打得……腫到蓋多少香粉都壓不住。

沈家也是生意人，家中大筆進項全仰仗江家，她可不能因為一個長舌婦斷了自家財路，否則老爺走商回來非把她活吃了！

「大膽！沒皮沒臉的老貨，都敢教訓主子了！來人，拖下去，掌嘴——」

家僕們聞令，一窩蜂湧進來，不甚寬敞的屋子瞬間擠得滿滿當當。

夏婆子雖說是個下人，可仗著資歷深，主子不在時她都敢在院裡橫著走，眼下被人五花大綁，還是在她最瞧不上眼的江浸月面前，落差太大，她受不住，扯著破鑼嗓子就嚎道——

「夫人，您聽我說，都是這丫頭不好，她偷懶不幹活，還跑來姑娘房裡偷東西！」

沈夫人眉梢一抽，這狀告得不僅沒水準，還把她苛待外甥女的老底給揭了。

這老虔婆都多大歲數了，怎的連這點狀況都拎不清？

江平目光冷冷刺來，嚇得沈夫人打了個激靈，上前就給了夏婆子一巴掌，猶不解氣，繼續搨，一連搨了十來下，打得她嘴角淌出血絲，雙頰高腫。

「什麼偷不偷的！這本就是浸月的東西，是江老爺給的，哪裡輪得著妳這做下人的在這指手畫腳！」

「啊？」夏婆子皺皺巴巴的眼皮睜開，哦，敢情這爹還記得有這麼個女兒啊，可……他怎麼就記得了呢？他記得，那她不就慘了？

的確是慘了，江平眼刀子都扎來了，比沈夫人的還辣還毒，嚇得她褲襠濕透，引來周圍人一陣竊笑。

「這這這誤會可大了！」臉皮還痛著，夏婆子又咬牙兀自掌嘴，「老奴該死、老奴該死，夫人可千萬放過老奴啊。」

然而沈夫人卻是拂袖不搭理，夏婆子便膝行去求江浸月。

事情反轉得太快，江浸月到現在還是懵的，見夏婆子鼻青臉腫地朝她這邊來，本能地舉起剪子往後縮。

「妳、妳別過來……」她語帶哭腔，細細軟軟撓在心口，招人心疼。

江平負在背後的手掌握起，山眉往下壓，眼尾繃起一線怒意。

但凡是個長眼的都能看得出，她會有這反應完全是因為平時被欺負慣了。

沈夫人見勢不妙，忙去跟江浸月套近乎，「妳這孩子，好端端的拿什麼剪子？仔細傷到手。」邊說邊收剪子，「哎喲，這手怎的生出瘡子了？可心疼死舅母了，定是妳房裡那些丫鬟婆子躲懶，凍著妳了，回頭舅母就收拾她們，給妳出氣！」說著還從眼角摳出兩滴淚，一人唱完整齣折子戲。

在場者莫不驚愕佩服，可唯有江浸月歪著腦袋。

她問：「那、那我可以不洗衣服嗎？」說著，眨了眨眼，眸子似晨曦微露，纖塵不染。

她房裡沒丫鬟，不懂舅母為何有此說，大概是想問這瘡子哪來的，這是洗衣時凍出來的，所以只要不洗衣服就沒事啦。

江浸月心裡沒那麼多彎繞，心裡這麼想就真這麼問了。

沈夫人當即一口氣嗆心尖上，乖乖，可真給舅母面子！

她努力忽略身後扎來的眼刀，拚命朝江浸月打眼色，睫毛飛得像抽筋。

江浸月似乎會意，點點頭。

沈夫人吁了口氣，調整表情欲力挽狂瀾，卻聽她低聲喃喃道——

「那明天再洗，可以嗎？」

聲音真的很輕，但所有人都聽見了。

可以，嗎？可以，還嗎！

什麼狠話沒放就把她的臉面全撕了，江浸月到底是真傻還是假傻？沈夫人眼前一黑，徹底服氣了，原只想在江平面前做樣子關心一下，哪知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

沈夫人氣得臉都綠了，可江浸月還是一臉無辜，真的無辜。

那廂江平已了然，「久聞沈夫人治家有方，但終歸精力有限，偌大的宅子難免會有照顧不到的地方，若夫人不嫌棄，不如今日就讓江某代勞如何？」

沈夫人一哆嗦，「江老爺說的哪裡話，我怎敢嫌棄您。」說著，睨向夏婆子，「那就有勞江老爺了。」

「客氣。」說著，江平使了個眼色，幾個江家小廝立馬箭步上前拿人。

夏婆子自是不肯，摳著青石縫撒潑，「老奴伺候夫人多年，夫人平時瞧順眼就誇兩句，瞧不順眼就踹兩腳，老奴都沒說過啥，還不是陪著笑過來了？誰知到頭來還是賤命一條，出了事也沒人護持幫襯，一個個都只想著自己一手撇乾淨，就沒一個好東西！」

這一鬧，最沒臉的就是那個「治家有方」的沈夫人，要不是小廝們手腳快，把夏婆子踹暈拖走，只怕她手裡頭的剪子就真要見紅了。

江浸月反應慢，小腦袋瓜才轉至夏婆子被舅母訓斥一事上，瞪圓杏眼作呆怔狀，舅母竟然在罵夏婆子，這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嗎？

這時江平冷聲道：「關於城西那兩間鋪子，我看還是先緩緩，等沈兄和沈夫人何時能把內宅整治好，再來同江某商議吧。」

沈夫人臉上香粉呼呼嚇掉了幾斤，城西的鋪子是沈家生意的命脈，收走就等於砸了他們全家的飯碗。

都說家醜不可外揚，她不光揚了，還揚在刀口上，一刀子下來，直接將整個沈家捅了個透心涼！

她急著要解釋，可江平已反客為主，朝她臉上砸逐客令，「沈夫人可還有事？能否容我們父女二人單獨敘話？」

她當然不想走，可又不得不走，最後狠狠跺兩下腳轉身，臨近門口又叫門檻絆倒，跌撞到柱子，碰了個烏眼青，哎喲哎喲直喊疼。

屋裡就剩兩人，江浸月的小腦袋瓜終於轉到夏婆子被拖走的事上，眼裡迸出光，每一根髮絲都透著爽利，可這爽利持續不了多久就被眼前人生生腰斬了去。

她爹真的來了！

方才那段，江平並沒放心上，他在生意場上打拚，什麼黑的白的沒見識過？就剛才那些還不夠給他打牙祭。

可有一點叫他揣心上了，進門時他留意到江浸月看夏婆子眼神，絕望中閃著倔強，直覺她不是在反抗那婆子，而是在反抗他。

就像八年前，她母親執意離家時的眼神一樣。

江平眼裡掀起一陣駭浪，良久才平復。

「流兒，這幾年……過得可好？」他很不喜女兒的新名字，聽著就像在罵他沒良心，故而喚她舊名。

熟悉又陌生的聲音闖入耳朵，江浸月愣了一會，不知該怎麼回應，更不敢直視他的眼，就一門心思盯緊地面。

「爹爹知道，眼下做什麼也彌補不了對妳的虧欠，妳想要什麼儘管說，只要妳開口，哪怕是天上的月亮，爹爹也給妳摘下來。」

江浸月目光閃了閃，手指一圈圈纏繞腰間流蘇，她只想要阿娘，可爹爹給不了。見她不為所動，江平眼神逐漸凝結，可念及自己的目的還是忍住了。

在外人看來，江家富甲一方，憑而今的家業，就算子孫們躺著揮霍，也夠好吃好喝享受一輩子，可在京城這樣的地界，什麼樣的富貴人家沒有？皇商皇商，說破天他也只是個商，登不得檯面。

「富貴」二字，他只占了前頭，要想再往上進一步，就得拚點別的。

「如今生意不好做，爹爹過得也不順當，但許妳的事爹爹絕不反悔。」停了會，他又試探道：「妳現在也老大不小，爹爹給妳尋摸了門不錯的親事……」

聽到這，江浸月手一發勁，拽下幾根流蘇。

「就是那聞遠侯家的三公子，陸歡。」

天色比方才暗了些，院裡稀稀落落掌起燈火。

江浸月的目光追著青石地上的光斑，小腦袋暈乎乎的，她知道爹爹還在說話，臉上是紙糊的笑，像是在誇那姓陸的有多好，可她已聽不真切。

「他是姊姊的。」江浸月說完就有點後悔，可一想又反悔不掉，就乾脆梗起脖子，「我、我不嫁！」

又是這眼神！江平臉上笑意蕩然無存，為這親事，他又拉關係又使銀子，好不容易才定下來，去年已過完六禮，就等著陸家上門迎親，誰知這板上釘釘的事還能出岔子。

陸三墜崖，生死未卜。

那麼高的山崖，便是神仙也得摔成柿餅，他都不抱希望了，不想這柿餅竟真能緩過來，除了腿腳不能自由行走外，什麼毛病都沒有。

這叫什麼？天無絕人之路！

老天爺許他登雲梯，他自然要大大方方衝上去，結果又絆倒在自己女兒手上。

私奔，虧她幹得出來！

婚期迫在眉睫，逃婚流言又甚囂塵上，他一邊忙著應付陸家，一邊要堵外人的嘴，已是精疲力盡，再想那唾手可得的榮華和這些年栽培女兒花去的銀錢都要打水漂，連個響都聽不到。

他恨啊！恨到最後，就找到了江浸月頭上。

「妳姊姊就是個糊塗東西！別人隨便哄兩句就跟人跑了。蠢鈍！男人嘴裡的甜言蜜語也能信？」他罵完意識到不對，這是把自己也給罵進去了，咳嗽一聲，又道：

「總之，這門親事不錯，陸家門第高，陸公子品性又好，與妳正登對，妳姊姊沒這福氣，合該妳去享受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江浸月眼圈都紅了，她急著拒絕，直到一張宣紙在她眼前抖開。那是一張藥方子，上頭幾味藥她熟得不能再熟，因為阿娘現在喝的，正是這藥。其他藥材都好說，她攢攢錢還能湊齊，只是這人參她實在沒轍，每次都是壯著膽子，揀舅母高興的時候去討要，有時候能討來，有時候就只能討打。

「秋蘭的病已經耽擱不起了。」

沈秋蘭就是江浸月的阿娘，江浸月就算反應再遲鈍，多琢磨兩下也能明白，爹爹這是在拿阿娘的命威脅她！

底已洩乾淨，江平也懶得再扮慈父，單刀直入，「若妳肯聽話，秋蘭就無事。若不聽話……」他眯起眼，眼底寒光盡顯。

他不是個有耐心的人，肯壓著脾氣耗到現在已是很有誠意，若她再拒絕就太不知趣了。

外頭的天徹底灰暗，像罩了塊大黑布，嚴嚴實實，捂得江浸月喘不過氣。

她太渺小，拚盡全力的掙扎在別人眼中根本不值一提，就像暗夜中的螢火，輕輕一吹就都散了……

良久，她用力閉下眼，心隨著淚珠墜落，「好。」

## 第二章 遊湖遇水匪

更鼓敲了又敲，已是三更天，夜市燈火仍未歇。

兩駕寶車一前一後從沈宅匆匆駛出，避開坊巷繁華處，前頭大車直接停在江宅正門，後頭小車則低調繞進後門。

車裡下來兩個丫鬟，左右顧盼一番，見四面無人方回身敲響車廂。

靜了片刻，車內人緩緩走出，朦朧白紗半掩嬌容，只露出一雙清澈杏眼，左眼下還綴著一顆淚痣。

翌日便有小風從江宅吹出，在家閉門靜養的江姑娘病體初癒。

消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直奔聞遠侯府去。

又過兩日，聞遠侯府慢騰騰地遞來帖子，由陸歡親自執筆，邀江姑娘一道遊湖泛舟。

兩則消息直接引爆京城一百零八坊——

「那江姑娘不是跟情郎私奔了嗎？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「胡說！江老爺都發話了，那是謠言。陸公子倒下後，江姑娘就跟著害病，一直在家養著，半步沒出過門。」

「我看未必，你想那陸三都、都那樣了，誰想嫁？沒準兒江姑娘就是逃了，江老爺怕壞名聲才想出這麼個法子遮羞，誰知陸三心眼多，非要親眼驗看，所以才下了這麼個帖子。」

就這麼日日吵、夜夜吵，從滿枝瑞雪吵到三月紅杏鬧春，直到流言中的兩位主角碰面才漸消無形。

已過戌時，湖面上夜色迷離，倦鳥呱呱叫，灰色翅尖掠過浮雲，散開幾縷水青色薄霧。

湖光月色間，江浸月抱著木桶吐出最後一口黃水，軟軟翻倒在臥墊上哼唧。

她暈船了。

「姑娘可還頂得住？」

江浸月淚眼婆娑地嗚嗚兩聲，算是回應。

雲苓滿眼心疼，拿帕子幫她揩淚花，動作小心地避開左眼梢下的淚痣。

這是江家孿生姊妹相貌上唯一的區別，江溶月有，江浸月沒有。

江浸月如今已做了近兩月的江溶月，交際應酬上的禮儀好學，可性子卻不是一朝一夕能扳過去的，恰好她們又是驕矜和溫軟的兩個極端，點顆淚痣不難，難的是如何挺直腰板擺氣勢。

最後實在沒轍，江平索性對外放話，說女兒經這一病後頓悟人世不易，性情大改，而今已溫順不少，至於大家信不信，那就是後話了。

「來了來了。」豆蔻捧來碗平撫脾胃的草藥茶。

船一晃，她腳下沒留神，整個人前傾要倒，雲苓見狀忙上去扶，自接了藥茶，輕輕戳了下她的額角，「妳這小妮子，多大的人了，走路還不當心。」

豆蔻訕訕吐舌，嘿嘿一笑。

這兩人就是那日在沈家伺候江浸月梳洗的丫鬟，因她們在江浸月面前走漏風聲，江平本想打她們頓板子轟出門，還是江浸月開口求他，他便把這兩人丟去伺候她。如此這般，倒像是三個可憐人因一樁親事綁到一處，心也就比旁人更近些。

江浸月還是噁心得厲害，腦袋昏沉，看人都帶重影，雲苓哄了半天，她才將將呷了一小口藥茶。

豆蔻怕她著涼，從櫃子裡取出毛毯替她蓋上，「也不知這陸公子到底在幹麼？約好遊湖，從早上拖到下午，又從酉時拖到現在，卻連個人影都不得見，不來就給個準信，這樣拖著是何道理？真真坑苦了姑娘。」

江浸月不置可否，其實他不來挺好，她能自在不少。

她雖應下這門親事，但心裡還沒準備好去接受一個從天而降的夫婿，侯門公子什麼的，離她實在太遙遠，況且這還是她頭一回扮作江溶月出門，雖說陸歡此前沒同姊姊照過面，但她終歸底氣不足，要是成親前就穿幫，爹爹還不吃了她？

「又說昏話。」雲苓瞪向豆蔻，「陸家是什麼門第，憑妳也敢滿嘴胡說？仔細叫外人聽去，又給妳板子吃。」

「門第門第，他除了門第還有什麼？」豆蔻急了，「都成殘廢了，誰稀罕？也就老爺還把他當個寶。」心裡補完這話：怎就沒摔死？

雲苓張嘴，話在舌間走過一圈，臨了只剩一縷歎息。

吉期就在下個月，照理兩人不應見面，可陸公子卻堅持如此，莫非真應了傳聞，陸家打算退親？思及此，她不禁擔憂地看向江浸月。

此時湖上風已收勢，船不再搖，江浸月也舒服許多，往搭著茜色椅袱的椅背裡靠了靠，露出精秀耳廓和脖頸，風鬟雲鬢，頰暈桃花，長睫微合便似一雙雨蝶靜息花間。

雲苓從心底生出歡喜，二姑娘就算過得沒大姑娘滋潤，可哪哪都生得不比她差，只可惜要去配一個殘廢。

這時窗外水聲撲通，江浸月轉頭，目光定定落在湖面上。

回到江家後吃穿自是不用再愁，可她也被關了禁閉，爹爹大概被姊姊坑出陰影，

看她看得格外嚴，不准阿娘回來，更不准她去見阿娘，白日她除了跟教養嬷嬷學規矩外，就只能跟丫鬟閒聊，且三句話繞不開自己這未來夫婿。

陸歡、聞遠侯府長房嫡次子，他的父親也是前任聞遠侯，尚在人世時，陸家正處烈火烹油、鮮花著錦之盛，他同他哥哥在京城勳貴子弟中風頭一時無二。

變故就發生在十年前，那晚侯爺和侯爺夫人照常出門赴宴，次日卻是讓人橫著抬回來的，又過五年，他哥哥也暴斃，長房便只剩他一人，頓時光彩盡失。

再後來他二房叔叔襲爵，因能力不濟，陸家便衰敗下來。

接著就是去年，他意外墜崖，成了徹底的廢人，若非如此，一個勳貴公子也不至於淪落到要娶一個商戶女為妻。

唉，也是個可憐人。

正想著，外頭忽然傳來一聲巨響，整個湖面都跟著晃了晃，江浸月同雲苓撞到一塊，豆蔻扶著桌子才站穩腳，三人面面相覷，皆是茫然。

「呀！姑娘快看，那裡著火了！」豆蔻指著窗外跳腳。

江浸月探頭望去，只見不遠處火光沖天，火舌熊熊裹著大舫，人影一個接一個閃過，落水聲連綿不絕。

「不好啦，姑娘，不好啦！」小廝連滾帶爬地跑來，「鬧水賊啦！」

「水賊！」雲苓從椅上跳起，「又不是江河要道，怎還能鬧出水賊？」

「小的也不知啊，前頭那船不知怎的，忽然就燒起來了，裡頭叮叮匡匡，打得還挺凶的，咱們還是快些走吧。」

「對對對，得趕緊走。」

雲苓忙打發他去招呼船家掉頭，同豆蔻一道收拾東西。

江浸月扒在窗邊遙望那簇火光，臉色頓時發白，「那船是衝咱們來的！」

兩個丫頭一聽，忙不迭跑來看，只見蒼茫夜色中，別家畫舫早跑沒了影，方圓內只剩他們這一艘，而那團火球漸漸放大，像是被專門引來似的，徑直朝他們衝來。

「這這……這水賊可真會挑人！」豆蔻狠狠跺腳，「咱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三人還沒拿定主意，甲板上又響起一陣呼喊，夾雜著兵器碰撞出的廝殺聲，應是水賊摸上來了。

此番遊湖，為保江浸月安全，又或者說為看緊她，江平派了許多練家子跟著，可這畢竟是在水上，真刀真槍打起來，他們未必能撐到船靠岸。

船艙是不能多待了，水賊摺倒人就會摸來，江浸月三人顧不得收拾東西，從另一邊門逃到船尾甲板，尋一雜物堆積處躲好。

夜風呼呼叫著，黑煙滾滾而來，火船在風中搖搖晃晃，隔著船艙她們都能感受到那撲面而來的灼熱焦味。

再待下去，要麼被水賊抓住，要麼被火烤死，要麼就……

江浸月顛巍巍地站起，盯著粼粼的湖面，「妳們……會水嗎？」

雲苓呆了片刻才反應過來，姑娘這是打算跳水！

「不成的，姑娘，那可是水賊，水裡指不定還窩著多少呢！」

豆蔻也搖頭，卻是反駁她，「姑娘說的在理，左右在這乾等著也是死，還不如跳

水賭一把！」

「那萬一賭錯了呢？」

三人還在猶豫時，船艙裡一陣令人窒息的嘈雜腳步聲逼近了，緊接著就是「砰砰」撞門聲，她們逃走時把門堵上了，水賊現在撞的就是那道門，每撞一下，她們的心就吊高一寸。

江浸月瑟瑟抖著，攥緊手中長簪。豆蔻年紀最小，嚇得眼圈都紅了，雲苓摟著她安慰，自己臉色也好看不到哪去。

就在門板被砰的一聲踢開的同時，火船正好撞上來，呼啦一下，兩艘船齊齊翻倒，所有人都跟下餃子似的全落了水中。

湖面因而捲起一陣漩渦，江浸月拚命划動雙臂要逃，奈何力氣不足，被水流生生拽入湖中。

此時湖水依舊冰寒，每一道水流滑過肌膚都讓她感到鑽筋剝骨的疼。

江浸月漸漸使不上力，身子開始往湖裡沉，就在她以為自己要命絕於此時，身後忽然伸出一條胳膊圈在她腰上，帶著她往上游，才浮出水面，就聽那人在耳邊吼——

「找著了！江姑娘在這呢！」

江浸月使勁撐開眼皮，還沒來得及辨清這人是敵是友就被壓到船邊，繼而是一雙大手，一下把她從水裡提上來。

「咳——」

冷風針扎般刺來，她半伏在甲板上打顫。

船上燈火通明，腳步聲還雜，水聲不斷，有人忙著下水救人，有人忙著把撈起的人拉上來。

救她的人跟著爬上船，從同伴手裡接過乾布胡亂擦了擦，繞過她上前行禮，「主子，人來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冷冷的聲音響起，江浸月抖了抖，怯怯地看過去，入眼是一雙鹿皮靴，踩在座椅腳踏墊上，靴身鑲有翡翠。

她暗暗鬆氣，這麼闊綽，應當不是水賊，只是那又會是誰？

再向上，她眼睛一亮，連哆嗦都忘了。

那人安坐紫褐雞翅木輪椅，修長白皙的手指托著腮，腿上蜷著隻橘貓，正「喵喵」撥弄他腰間的麒麟玉佩。

墨黑色的衣袍幾乎融進夜色，偏人生得白淨，月光照耀下，清俊面容皎皎似白銀，於濃暗中呼之欲出。

他窮極無聊似的掃了江浸月一眼，算不上嫌惡，也沒多禮貌，就只是看見了，其間意味還沒他看貓時來得豐富。

陸歡。彷彿冥冥中有人牽引一般，說不出個所以然，可她就是能篤定，他就是陸歡！

歪歪扭扭撐起身，奈何腳還僵麻，一不留神又向前栽倒，雙手直接壓在他膝頭，

橘貓受驚，扭著胖嘟嘟的身子，喵了一聲便躡開。

「放肆！」護衛厲喝道。

意識到自己壓在一雙病腿上，江浸月慌了半晌，可念及雲苓和豆蔻還在水裡泡著，她心一橫，握住他的手，抬眸迎上他疑惑的視線。

「幫我，嘔——」話還沒說完，她就吐在了他身上……

這大概是江浸月打落地起幹過最富有創造力的壯舉了。

四下寂然，連風聲都小了些，所有人都呆若木雞，救她的護衛愣在右側，齒間洩露一兩聲隱忍至極的笑。

左邊「咯吱」聲刺耳，像是某人在摳扶手，看她的眼神也終於起了點真實情感，而這情感太過熾熱，熱得江浸月不敢抬頭。

她嚥嚥口水告訴自己，這一切都是幻覺，她哪有這膽？可喉間酸疼感卻在提醒她，她真有這麼大膽！

她一點點鬆開他的手，想逃，陸歡卻飛快反手地抓住她的腕子，往前一拉，她的心猛然一跳，本能地閉上眼，默念：阿彌陀佛，吾命休矣！

然後就「休」了。

只見她的小腦袋軟趴趴地搭在扶手上，上下眼皮緊實得跟河蚌一樣，像是真昏倒了，可當頭快滑入那灘髒兮兮的黃水裡時，她又能及時繃住脖子不動。

陸歡：「……」他心裡本在醞釀風暴，經這一遭，鬱氣就跟露水遇朝陽般，滋的一聲沒了，沒得莫名其妙，又鬧得他哭笑不得。

又沒打算把她怎麼樣，至於嗎？

晃晃她的手，沒反應，他攢眉，加大了力道，她卻軟若無骨地由他晃去，鐵了心就是不肯睜眼。

嘿，這人吐了他一身，臨了還賴上他了！陸歡臉色實在一言難盡，突然就有點想把她怎麼樣了，便閒閒地舉高手，晃得越發賣力。

江浸月胃裡翻江倒海，仍強摠著眼皮，不動就是不動，動了就全完了，她才不傻呢，哼！

護衛揉著肚子大笑，「主子，您看您把人家姑娘嚇的。」

陸歡白他一眼，他立馬扭頭去打發圍觀人群，餘光藏笑，轉身時總有意無意地往他們這頭刮。

江浸月發現他不再搖自己，以為終於挺過這關，暗自鬆口氣等他放手，不想竟等來股溫熱氣息貼面而來，伴隨淺淡藥香，順她鼻尖直燙到耳邊。

除了自己細微的吞嚥聲外，還聽見他故意壓低聲音，「這麼暈，要不要到湖裡清醒一下？」

小心肝驟然一緊，她刷地睜開眼，與那雙深邃鳳眼不期而遇。

方才因光線緣故，她並未瞧清陸歡的臉，現下兩人鼻尖幾乎碰著鼻尖，她什麼都看清楚了，清楚到都能數出他有幾根眼睫。

還真是很好看的人，臉上每一處都生得精緻，眉宇間盡是清澹君子風，一笑醉倒山月，可是……真的好可怕！嗚嗚。

陸歡看她從驚訝到害怕，再到現在面如死灰，可憐巴巴地像隻待宰的羔羊，他那點壞心思又開始冒頭。

他湊近托起她的下巴撚了撚，像個十足的惡霸，問道：「醒了？」

江浸月點頭如搗蒜，努力往後縮。

陸歡唇角牽起似有若無的笑，貴氣與匪氣渾然天成，心下覺得她下巴手感不錯，便又撚了撚，口中問：「還暈嗎？」

她立即把頭搖成撥浪鼓，杏眼清澈似潺潺溪水。

還挺識時務的。陸歡哂然，覷了眼身上的汗穢。

江浸月訕笑，左顧右盼地嘟起嘴，「對不起。」聲音細軟，如羽毛輕盈點過水面。陸歡心頭一蕩，垂眸再細看這團小東西，人濕答答的，眸子也濕答答的，透著股天然的無辜勁，把他輕輕裹在裡頭，濃睫細顫，水氣在她睫尖凝結，滴落他心田，握在手裡的那截藕腕也變得灼手。

是不是有點過頭了？

念頭飛閃，旋即被他拋去天邊，過什麼過？明明是她犯錯在先，他只是小懲大誡，一點都不超過，哼！

他冷下臉，隨手把她拎到旁邊一丟，「陸澄，帶江姑娘下去換衣服。」免得凍出個好歹來，又要賴他。

「是，主子！」陸澄嘻嘻笑，眼神在兩人之間流轉。

他跟在陸歡身邊多年，最瞭解他的脾氣，這心口不一的模樣正是他心情極好的表現，簡直比六月飛雪還稀奇，這江家姑娘……

「嘔——」江浸月走到一半又吐了。

呃……滿特別的，陸澄抱胸，表情跟不慎吃著薑絲一樣。

後頭響起爽朗笑聲，似清風入竹來，蕩起一陣歡快，陸澄隨之揚起嘴角，特別就特別吧，主子開心就好。

可江浸月不開心，很不開心，捂住臉，耳垂悄悄紅了。

還不如把她丟湖裡去呢！

船上不比外頭，東西有限，陸澄只尋來一套丫鬟衣服供她換洗。

江浸月恍恍惚惚地沐浴更衣，又恍恍惚惚地隨丫鬟離開屋子，心裡像揣了隻兔子，撲通撲通沒個消停。

她現在是以姊姊的身分赴約，方才那段實在不像姊姊能幹出的事，陸歡會不會起疑？

秀眉緊蹙，她又想逃了，可念及阿娘，她只得咬牙把這念頭掐滅。

陸歡……她心裡默念著，腳步不自覺放緩。

就像冥冥中她一眼就能認出他一樣，她又莫名畏懼他，不只因惶恐身分敗露，還因為他的眼——黑沉沉的，笑起來也不見一星半點光亮，彷彿什麼都能看穿，又什麼都不放在眼裡。

也是，憑誰經歷了他那些，都沒法子再笑得開懷。

江浸月心底生出一絲憐憫，可這份微薄的憐憫只堅持到她再次見到陸歡。  
廳裡，千燭生輝，紫銅熏爐吐出濃香，嫋嫋籠出一隅天地，正中置一方紅木雕牡丹花浮紋大桌，上頭擺滿吃食，香氣撲鼻。

陸歡換了身蔥白長袍臨窗而坐，正低頭逗弄懷裡的橘貓肉肉，月光灑在他身上，愜意又舒緩，一身秀骨掩盡所有不足，倒真察覺不出他雙腿有恙。

聞得開門聲，他抬眸，眉梢幾不可見地一聳。

美人他見過不少，可都是臉上不擦點什麼就不肯出來見人，是以他不信什麼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」，而今這想法卻是有點動搖了。

眼下她的打扮同丫鬟無異，甚至還不如，丫鬟至少還在髮髻上做了修飾，而她因髮飾被水沖散，只隨意挽了個髮，自有那挽不住的青絲貼著雪頰柔順垂落，不著粉黛，卻叫滿室珠華都黯然失色，就算真扔到丫鬟堆，旁人也能一眼看中她。因為太乾淨，他反倒詫異，這要星星不敢給月亮的江溶月，一病之後就真從毒黃連轉成了白玉蘭？這病可夠厲害的！

「咕嚕——」

一瞬的靜默，陸歡似笑非笑地看去。

江浸月不自然地調開目光，頰上飛起紅霞，偏還裝得跟沒事人一樣。

她餓了，但這真不能怨她，她靠早間一碗粳米粥頂著，硬是在湖上漂了一整天，半粒米未進也就算了，還嘔出不少黃水，現在還能好端端地站在這，全憑這一身不屈不撓的骨氣，真的已經很不容易了！

見識過這丫頭裝死的本領，陸歡倒也不急著拆穿，自取了碗箸，旁若無人地吃起來。

開口湯是瓠羹，甘露餅按酒，這幾口下肚，再去品那河豚、橙釀蟹、黃雀鮓，端的是人間至味。

他邊吃，眼睛也不閒著，一眼接一眼往江浸月身上去，每一眼都是掩不住的笑。

江浸月還在目不轉睛地同羊角宮燈較勁，彷彿能在上頭看出朵花，矜持端莊，瞧著倒挺像回事，雪頸間細弱的滑動卻洩露了她的小心思。

可真能裝。陸歡一邊剝蟹，一邊在心裡給她畫叉，就算他真要娶妻應付家人，也斷不會娶這麼個傻丫頭。

這時，懷裡的小東西鬧騰開來，黑葡萄似的眼裡蘊藏凶意，「喵！」

他停了箸，丟了根蘿蔔絲。

肉肉吧唧兩口，喵臉難看，嫌棄地吐了出來，昂起小腦袋，「喵——」語氣柔軟不少。

陸歡聽得舒坦，舉箸重新給牠夾……一打蘿蔔絲。

肉肉看直了眼，不肯吃，蹭著他的手撒嬌，「喵……喵……喵……」

嘿，不知好歹。

陸歡沉眸，抄起邊上半根蘿蔔，鉗住牠的嘴就往裡塞。

肉肉嚇壞了，撲騰四隻小肉爪反抗，「喵喵！」

江浸月轉頭正對上那雙圓溜溜的貓眼，瞬息間，人與貓心意相通，生出絲縷同病

相憐之感。

她很能理解肉肉眼裡的絕望，就像她被某人平白無故晾了一整天，餓得前胸貼後背，而他卻連根蘿蔔絲都不肯賞她一樣。

方才還覺著他可憐，哪裡可憐了？她和貓，哪個不比他可憐？

人貓共憤，江浸月忽然有了底氣，「那個……牠不吃蘿蔔。」

陸歡動作一滯，不管，繼續塞。

肉肉拚命拱出小腦袋，淒淒望向江浸月求助，「喵——」

江浸月急了，「牠真的不吃蘿蔔！」

陸歡不勝其煩，斜她一眼，「我的貓，就吃蘿蔔！」說完，掰開肉肉的嘴，直接餵進去。

江浸月：「……」

肉肉：「……」

大約靜了那麼幾息，屋裡緊接著響起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，驚起窗外數隻寒鴉。

「喵——」

肉肉扭著胖嘟嘟的身體甩脫陸歡的手，跳到江浸月腳邊，邊蹭邊嗚咽。

江浸月心軟得不成樣，彎腰抱起牠，拔出蘿蔔，幫牠順毛，察覺某人睇來的不善目光，她扳過身只做不知。

連貓都不放過，真是一等一的壞！

### 第三章 頭疾發作

陸歡臉黑成鍋底，噠噠叩著手指，越叩越大聲，還是沒一個肯轉身搭理他。

燭光氤氳在江浸月和貓身上，融化出溫柔光暈，靜謐又美好，彷彿他才是那個多餘的。

他的未婚妻子抱著他養的貓一塊不理他，他的小脾氣要壓不住了，可怒氣才奔至舌尖，頭疾卻先發作。

痛意成雷霆之勢撕扯他的頭，他渾身顫抖，身體凹成難看的弧線，手指插入鬢髮中拚命摀住自己的頭，好像不這樣的話頭就會炸開。

肉肉先察覺出不對勁，「喵」的一聲朝他竄去。

江浸月回頭見他這副形容，亦嚇得不輕，「你怎麼了？」

陸澄就在廳外轉悠，聞聲立刻衝了進來，「主子！」

他救人心切，路上撞倒江浸月也無暇道歉，在懷裡掏尋半天才摸出瓷瓶，忙倒出兩顆藥丸遞到陸歡嘴邊。

奈何陸歡此時已疼得神思混亂，推開他的手，一味捧著腦袋嘶吼，青筋爬滿手背額角，形容慘澹，藥丸嘩啦散落一地，瓷瓶也咕嚕滾落桌底。

「主子！」

陸澄跺腳，急吼吼往桌底鑽，肉肉揮舞小肉爪，幫忙收集地上的藥丸。

呼啦一聲，夜風猛地殺到，軒窗咿呀作響，案頭燭火劇烈搖晃。

陸澄從桌底探出頭，瞧見兩側軒窗洞開，江浸月正舉著熏爐往窗外倒，怕倒不乾淨，還拿爐口「匡匡」敲兩下窗框。

主子頭疾復發吹不得風，她還把所有窗戶都打開，成心挑事吧！陸澄登時火冒三丈，上前拽她，「妳幹麼！」

江浸月懵了一瞬，期期艾艾道：「他、他聞不得這香。」邊說邊往熏爐後頭縮。

「香有問題？」

有人在香裡動手腳，而他這個護衛竟一點也沒察覺！陸澄握緊拳頭，眼神似要吃人。

江浸月的胳膊還在他手裡，疼得倒吸涼氣，又不敢叫出聲，忙解釋道：「這香沒問題，只是他聞不得。」

聞言，陸澄卸了手勁。

江浸月忙抱著熏爐躲開八丈遠，細細喘著，「他……是不是經常這樣？」

陸澄眸色轉深，這是主子的祕密，知曉內情的人單手就能數出來，她雖同主子有婚約，可主子並沒打算認她，現在她直接撞破這事，照理自己應該替主子把她料理了才是……

他已邁出第一步，卻被肉肉踩住腳。

「喵！」凶得不得了。

陸澄臉一沉，瞪牠，肉肉卻躬腰豎毛，比他還凶。

江浸月不懂他們在鬧什麼，自顧自地咕噥道：「這香屬海上番貨，氣味太濃，常人聞了不打緊，只是患頭疾的人聞久了就會感覺不適，再動一動真氣……」

就像剛剛，陸歡被她和貓氣著，就犯病了，不過這剩下半截話她只在心裡打個轉，不敢說出口，倒個香爐都要被怪罪，要是讓陸澄知道，陸歡犯病還有她一份過，那她還能不能活到上岸？

那廂陸澄被肉肉鬧得沒法，暫且收起殺心，等主子恢復後再做打算。

陸歡此時氣息已平緩，安靜歪在椅上，燭光照出他膚色，因犯病而更顯蒼白，不僅不折損他的容貌，反添一縷溫潤，更襯其眉目如畫。

陸澄索性把剩餘的藥丸一口氣全給他餵下，親自守在旁邊，半步不離，連隻蒼蠅也不放進去。

肉肉也偃旗息鼓，竄到陸歡腿上，「喵喵」著蹭他的手。

江浸月不知該把自己擺哪好，傻杵在原地，研究爐裡的香灰打發時間。

這香確實難得，她只小時候在舅母屋裡得幸聞過一回，若不是剛剛被推倒時正好撞上熏爐，她也注意不到這香的問題。

小時候阿娘為教她調香，不惜省下飯錢置辦香料，這些年光是她聞過的香的種類，沒有一千也有九百，幾乎沾鼻就能報上名，何香有何裨益，她更是張口就來，又因長年侍奉母親湯藥，於藥理方面她也略通一二，能覺出陸歡頭疾的不對勁也不稀奇。

半炷香後餘香散盡，陸歡轉醒。

陸澄喜不自勝，一個快弱冠的大男人，咬著袖口要哭不哭。

肉肉比他硬氣些，衝他丟了聲嫌棄的「喵」，扭頭就撲到陸歡懷裡嗚嗚。

陸歡神識尚未清明，被這一大一小吵得頭疼，才舒展開的雙眉又擰出皺褶。

得知自己能安然無恙，裡頭還有江姑娘的功勞，他眼神閃了閃，轉目去尋那小東西，他素日裡聽聞的江姑娘可沒這本事。

江浸月還在狀況外，閉起一隻眼，小腦袋拚命往爐口鑽，同裡頭的香灰較上勁了，鼻尖沾了灰，她似乎感覺到了，抬手擦了擦，半張臉就成了小花貓，餘灰噲進鼻子，她還小小打了個噴嚏。

蠢！陸歡嘴角抽了抽，「在下不識，江姑娘竟於香道上頗有造詣。」

因為他才醒來，聲音還有些軟綿無力。

江浸月一聽，心卻大跳，暗道不好，剛剛光顧著救他，竟忘了自己現在的身分，「我、我我略通，略通！」

「哦？」陸歡偏頭莞爾，眉眼柔和地望著她。

江浸月忙覆下眼睫，腦袋頂上好似扎了根針，三魂七魄都順著針尖往外冒。

燭光耀耀，廳內悄無聲息，只銅壺滴漏擊出的滴水聲，輕微卻有韻律。

陸歡牽高唇角，接過陸澄遞來的冰帕子蓋在臉上，緩緩仰倒，「不愧是製香世家之後，只是『略通』就已這麼厲害，真不知那精通的，又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物。」

江浸月反應了會兒才明白過來陸歡這是給她遞了個臺階，她偷偷瞧了眼陸歡，見他歪在椅上一言不發，像是真沒打算刨根問底，這才呼出口氣。

差一點，就差那麼一點，她和阿娘就都要遭殃了。

這一日又是水賊又是落水，末了還遇上個比水賊可怖十倍的祖宗，運數也忒背了些，眼下她只巴望這船能快些靠岸，雲苓和豆蔻都平安無事，趕緊把這晦氣的一天翻篇。

「咚咚咚。」

外頭有人敲門，「三爺，您找的人來了。」

陸歡朝門抬了抬下巴，陸澄會意，覷眼江浸月，嚇得她忙不迭又退後幾步，恨不能縮進熏爐裡。

他們要談正事？自己是不是該迴避？

她正糾結該把自己塞哪才不礙眼，陸澄已去開門，往邊上一讓，門外探進來兩顆小腦袋，一臉驚魂未定的樣子，怯怯打量著屋內。

來人竟是雲苓和豆蔻，瞧這裝束，應是同她一樣，從水裡撈上來後就被帶去梳洗了。

豆蔻先看見江浸月，亮起眼，「姑……」可她還沒說完就被雲苓捂住嘴，順著她眼神的方向看去，這才注意到陸歡，趕緊低頭閉嘴。

「是妳的丫頭吧。」冰帕熱了，陸歡換塊新的蓋在臉上，話從帕底傳出，捎帶上涼氣，「在水裡泡這麼久也不見主子拉一把，怪可憐的，就順手撈上來了。」

陸澄肚裡一晒，明明是專門招人去救的，還嘴硬個什麼勁？轉頭看江浸月，目含同情。

哪知江浸月壓根沒聽出他話裡的刺頭，眼波一寸寸蕩起光，自己還沒開口，他就已經幫忙把人救上來了？

「謝謝你！」她咧嘴一笑，露出兩個甜甜的梨渦。

陸歡直接被謝懵了，這話也值得謝？他悄悄掀起冰帕角，正撞上她的笑，杏眼彎彎，聚著星輝。

咦，臉怎的有點熱，才換的冰帕這麼快就失效了？

他忿忿扯了帕子往陸澄懷裡推，陸澄卻遲遲不接，抵唇憋笑，時不時瞟他兩眼，被他瞪過後才乖乖招認，「主子，您的嘴……」

嘴怎麼了？他摸了摸嘴角，竟是上揚的！試著壓了壓，還壓不下去，這都什麼事！陸澄笑得不能自己，陸歡臉熱心熱，照他肩頭捶了一拳，搶來冰帕往臉上一丟，氣哼哼背過身去，肉肉扯他衣領他也不搭理。

這樁公案還沒了結，外頭又有人捧食盤進來，「三爺，您要的粥熬好了，是現在吃還是……」

香味飄來，江浸月肚裡才歇下的饞蟲又鬧騰開，雲苓和豆蔻也紛紛看直了眼睛。耗了一日，主僕三人都已到極限，眼下別說是一碗粥，就是半粒米也能把她們拐跑，可陸歡沒發話，誰都不敢動。

身上那股燥熱勁沒過去，他一點也不想說話，只抬手拍了下陸澄。

陸澄也不想說話，不為什麼，故意的。

主子從沒這樣過，他沒讀過多少書，形容不出來，就覺得可有意思了，想多看兩眼。

陸歡拍他，他做木頭；陸歡用力拍，他就做硬木頭。

陸歡下死力捶，他終於吃不消，上前接手，嘻嘻把粥推給江浸月，「這是主子特特為姑娘準備的，快趁熱吃吧。」

「我？」江浸月眼睫一眨。

陸澄指向陸歡，「對，就是主子，給……」轉頭改指江浸月，「給姑娘您，還有您的兩個丫頭準備的。」

「喵，喵。」肉肉點點小腦袋，在旁幫腔。

江浸月看了眼他手指的方向，接過食盤，一大碗熱騰騰的粥，肉糜豆子都煮得很爛，正適合她這個脾胃不健的人喝。

「主子特地囑咐，粥要熬得稠些，裡頭還加了暖胃健脾的藥材，不過姑娘放心，礙不著味道，主子親自挑選的師傅，那手藝，進御膳房都綽綽有餘，還有還有……」

「陸澄。」冰帕動了動，語氣有幾分不耐。

陸澄只得悻悻地住了嘴，主子也真是的，難得做一回好事，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，幹麼攔著不讓說。

江浸月捧著漆盤，傻眼了，一下接受太多消息，她反應不過來，得緩緩。

窗外月已高升，陸歡靜靜窩在月亮影子裡小憩，手隨意搭上紫檀几案上面，案頭點著油蠟，如玉骨節便泛起層溫煦的光。

這光也照進江浸月心裡。

原來他不是故意備一桌好吃的勾她，而是知她剛吐過，不宜大魚大肉，才特地命人熬了這麼碗藥粥，看稠度，像是在她梳洗時就開始熬煮了。

豆蔻聽說還有她們的分，眼睛都樂沒了，道完謝，自取了三份箸箸，招呼她們一

塊吃，全不拿自己當外人。

雲苓搖搖頭，引江浸月落坐，先盛一碗粥遞給她。

江浸月舀了一勺擱在嘴邊輕輕吹氣，淺嘗一口，果真是一點藥味也沒有，肉糜入口即化，香而不膩，吃著竟不比那些山珍海味差，配菜也樣樣精細。

這段時間她在江家也吃過不少好東西，味道雖好，卻都不及她今日在這看到的雅致，她大概有些悟了爹爹口中「富」與「貴」的差距。

熱粥下肚，從胃暖到心，直覺有人在看自己，她抬頭去尋，這感覺又沒了。

陸歡還是老樣子，仰在輪椅上一動不動像個玉雕，臉上冰帕卻調了個面。

江浸月忍俊不禁，這陸歡嘴皮子雖壞，但內裡卻是個實打實的好人，就是……怪怪的。

哪裡怪？她撓撓頭，說不上來，目光卻轉落到那雙病腿上，心頭微澀，為什麼好人都沒有好報呢？

半個時辰後，船靠岸了。

因江家的船翻得太突然，大家都措手不及，家丁折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還驚頭聳腦提不起勁。

可這也不全是壞事，隨行家丁都是江平派來盯梢的，有他們在，江浸月喝茶都束手束腳，今日他們叫水賊挫了銳氣，自顧不暇，是再沒功夫搭理她的，她也算因禍得福，說話都自在不少。

月黑風高，陸歡本說要送她回去，可江浸月瞅了眼他的腿，實在沒好意思再麻煩他，同兩個丫頭商量後，使人回家去通報，讓他們派人來接。

陸歡也就沒堅持，叫來陸澄吩咐幾句，自己轉動輪椅回艙裡歇息。

陸澄如臨大敵，手撐船舷翻身跳上岸，一路火花帶閃電地朝街市趕去。

甲板上，人都走得一乾二淨，江浸月主僕三人也活泛起來，搬來板凳坐下閒談。

豆蔻不知從哪騙來了糕點果子，三人一塊分食。

岸邊燈火璀璨，映入湖中，隨水流緩緩流淌，湖上除了唱小曲的畫舫外，還有搖船賣藝的，岸上有人丟銀錢下來，赤膊漢子便哈腰陪兩聲笑，爬上身後高聳的竹竿往湖裡躍，凌空抱膝來個漂亮的筋斗。

江浸月是見識過這水有多冷的，不禁替他打個寒顫，但她更清楚，沒錢的日子比這湖水更折磨人，那人至少還能靠自己的本事過活，而她呢？靠得是江家還是沈家，又或者說陸家？

如今她雖瞧著風光，可這風光卻是靠一句謊話維繫的，一旦這謊被撞破，她就會變回無根浮萍，別說陸家、江家容不下她，甚至連沈家她都回不去，到那時她和阿娘又該怎麼辦？

她是個藏不住心事的，低頭啃了口糕子，悲色就直接從眼神中流露出來。

豆蔻撞見，誤會成另一樁，「姑娘別擔心，適才我都打聽過了，陸公子並不是完全殘廢，還是能站起來的，只是堅持不了太久，但也無妨，聽說他身邊有個宮裡

來的神醫，好好治治總能醫好的。」

她猶自滔滔誇讚，把知道的好詞都往陸歡身上套，直把他誇成天上的一顆星，明明剛才還在咒人家摔死……果然是吃人的嘴軟。

雲苓面露憂色，「我方才瞧見這大舫後頭還追著幾艘小船，看那裝飾像是妓子所用。陸公子乍看是不錯，可我聽說，前侯爺出事後他就自甘墮落，常愛去那些個不乾淨的地方，而今傷成這樣，那些個花兒蝶兒也沒見少，我擔心姑娘嫁去後鎮不住那些個妖精，要吃苦頭。」

豆蔻卻不以為然地道：「哼，怕什麼？別說那些花兒蝶兒，就打燈籠滿京找去，還能找出第二個長得比姑娘還水靈的嗎？我都看見了，陸公子剛還偷看姑娘來著，臉都紅了！」

「啊？」

那個「京裡最好看」的江浸月這時才從糕子裡抬起頭，呆呆地眨巴兩下眼，嘴邊還沾著兩片糕屑。

見狀，豆蔻沉默了一會，梗起脖子，道：「姑娘就算嘴邊沾了糕屑也比她們好看！」

雲苓被逗笑了，一個勁地揉肚子，心頭陰翳散去大半，也是，姑娘這麼好，有何緣故不被喜歡？

約莫過了兩刻鐘，陸澄回來了，滿頭大汗也不擦，徑直奔往艙內，不出多時，江家馬車也到了。

江浸月立在艙門口，正猶豫要不要進去道別，肉肉先跳出來，「喵喵」兩聲蹦到她懷裡，小眼神裡含著濃濃水光，把她的心都看軟了。

「你……對牠好點。」江浸月摸摸牠的頭，滿眼不捨地交還給隨後出來的陸歡。陸歡拱了下眉，什麼叫對牠好點，他對肉肉還不夠好嗎？

他伸手去接，眼瞧要構著了，肉肉又蹬著小短腿往江浸月懷裡鑽。

江浸月理所當然地把這當成是被欺負久了後怕的反應，摸著牠的小腦袋安慰道：

「咪咪，別怕，他是好人，不會再欺負你了。」

陸歡的眉毛抽得更凶了，咪咪？連名字都改好了？什麼叫「他是好人，不會再欺負你了」，他何曾欺負過肉肉？

「牠叫肉肉。」他壓著火，去她懷裡搶貓。

肉肉拚命蹬起四隻小短腿，凶巴巴的，「喵！」

陸歡一眼瞪去，牠立刻蔫下耳朵，「喵……」

小沒良心的！陸歡掐了把牠的圓臉，又心道：不過倒挺識時務，跟某人得有得拚。

那個很識時務的某人這回差點識不出來，「肉肉？這名字……」

想笑，趕緊忍住，小臉憋得鼓鼓脹脹，像個珠圓玉潤的陶瓷娃娃。

「這名字怎麼了？」陸歡挑眉，笑容彷彿穿透湖水的月光，乾淨明朗。

江浸月卻結結實實打了個冷顫，「沒、沒怎麼，挺好的。」

陸歡卻不信，往後一仰，「過來。」語氣平平，可天然藏有股威懾力。

江浸月渾身激靈，灰溜溜上前，卻冷不防被他扣住後腦杓，往下一壓，她就又近距離對上那雙俊逸鳳眼。

沒了黃水的臭味，她很容易就聞到他身上的藥香，他的目光正肆無忌憚在她臉上梭巡，她不由得熱了耳根，慌張地覆下眼睫往回躲，可那手卻跟長在她身上似的，根本掙不脫。

另一隻手撩起她耳邊散落的青絲，動作輕而柔，冷風順勢灌來，那半邊臉越發滾熱了，指尖無意擦過她的臉頰，兩顆心都隱約顫動。

髮髻倏然變緊，江浸月伸手要摸，陸歡已再次發力拉近她，濃密睫毛幾乎戳到她眼瞼，她驚得閉上眼，忘了呼吸，木偶般呆在那由他擺佈。

薄唇在她唇瓣前盤旋，偏了方向，吐息臉頰，似圓潤指尖輕撚肌膚。

「謝啦。」他用的是氣音，輕若夜風，唇瓣彷彿就擦著她耳垂翕動，每一動都是一陣酥麻。

謝什麼？

江浸月腦袋冒煙，好不容易才扯回一點理智，沒等想明白，束縛她的力道鬆脫，她一下沒收住勁，整個人跌跌撞撞地彈開。

等她再抬頭去看，那始作俑者早換好嘴臉，枕著手歪回輪椅裡，戲謔道：「頭髮要挽就好好挽，垂下這半片算怎麼回事？」

啥？江浸月滿臉迷茫，眨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他，還是陸澄提醒，她才想起去摸頭髮。

暖玉觸手生溫，狀似海棠，原是一支玉釵。

他送了自己一支髮釵？她又呆住了。

陸澄捂住要笑的嘴，腹誹道：要送人東西就大大方方送唄，拐著彎糟蹋人，生怕人家會謝他似的。

不想那江浸月竟一點也不氣，還乖乖點頭，「記住了。」她自幼被訓斥慣了，以致現在一有人挑她毛病，也不管是不是她的錯，她都會先低頭認下。

陸歡斂眉看她，眸色深濃，這也太乖了。

陸澄咋舌無語，扭頭又見她的兩個丫頭眼放精光，竟是比她還高興。

送髮釵是何意？這親事成了呀！

時人婚嫁有一習俗，訂親後男女會約在一處見面，男方若滿意，就贈一支髮釵插在姑娘髮髻上，謂之「插釵」，若不滿意便留下兩匹錦緞，謂之「壓驚」。

這幾日城裡就著兩人的親事吵得沸沸揚揚，加之陸歡今日遊湖又遲遲不現身，害她們真以為陸家要悔婚，若真如此，老爺第一個要揭的就是她們的皮，可現在看來不是要毀親，而是實打實地要把這親長長久久結下去！

雲苓長吁了一口氣，豆蔻則抬手擦汗，果然，她們家姑娘這麼好，打著燈籠都難找，腦子長瘡的才會想著退親。

只有江浸月還懵懂不知，撓了撓頭，心道：頭髮挽得太緊，有點痛也。